

左龙作品集

珍藏版

左龙

双娇无敌

上



内容提要

在江湖上，死个人实属稀松平常，但当这个人是在江南第一剑柳凭栏时，问题便大不相同了。

月光寨是凶手吗？或者，竟是一个男孩所为？于是，鼎鼎有名的韩八，居然变成了乌鸦，而江南第一神算陈布衣，他的预言也终于以杀父的形式完成。江南名刺宋修不得不为杀掉自己的女婿，打上一番算盘，而他的女儿，竟会流七种颜色的眼泪！

奇毒！奇情！奇事！

真的，你猜不出竟会是他杀了柳凭栏，如果你没看完本书的倒数第二段！

目 录

- 第一章 月光移人..... (1)
- 第二章 望绝岭上..... (57)
- 第三章 带枷的剑客..... (132)
- 第四章 七种伤..... (219)
- 第五章 玉生香..... (294)
- 第六章 卤煮巷..... (379)
- 第七章 大乌鸦 黑令牌..... (437)
- 第八章 千秋一梦..... (494)
- 第九章 不留痕 一勺烩..... (538)
- 第十章 石破天惊..... (613)
- 第十一章 江南名刺..... (656)
- 第十二章 乌鸦劫 血作书..... (689)
- 第十三章 江南道..... (740)
- 第十四章 三百一十剑..... (785)

第一章 月光移人

1

毫无疑问，这一次，柳凭栏是真的死了。
而在此之前，许多人都认为，怀璧山庄是江南第一剑。
但柳凭栏确实死了，于是错觉不复存在。

柳胜风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三天三夜的马蹄，送回了柳胜风。

聚散堂。

红烛高烧的聚散堂。

柳胜风说他困。

柳朋，怀璧山庄的老管家。他笑着说：“二公子，你总算回来了。”

柳胜风想，柳朋为什么笑呢？

因为，这是怀璧山庄大丧的日子。

柳朋说：“二公子，你已经走了五年了。”

五年？

柳胜风点了点头。其实五年，又能说明什么呢？

柳胜风问：“四弟呢？”

于是，柳不破站了起来。他的脸上，都是苍白，因疲倦而带来的苍白。

柳胜风问：“三弟呢？”

柳不破道：“还没有回来。”

柳胜风沉默了一会儿。

他说：“我困。”

柳不破道：“柳朋，带二爷先去睡觉吧。”

毕竟，已经是深夜了。

柳胜风道：“管家，我需要一间带着酒香的卧室。”

黑夜里，柳朋居然又笑了一下。

他说：“这一点，我当然知道。”

柳胜风不再说话。

夜很黑。

深一脚浅一脚，也不知走了多远。

柳朋道：“二公子，这五年在做什么呢？”

能做什么？

柳胜风道：“你呢？你这五年在做什么？”

柳朋道：“我？准确地说，我什么也没做。”

柳胜风问：“还有多远？”

柳朋道：“这就到了。”

明月。

酒香。

这确实是一间让柳胜风满意的卧室。

因此，他点了点头。

哪怕再深沉的人，他的欢乐也会不经意地表露出来。

柳朋。他居然又笑了一下。

他说：“二公子做个好梦。”

他走了。

走得悄无声息。

酒香。

浓郁却又淡淡的芬芳。

风吹冰雪夜，

有人夜带刀。

那是柳凭栏的墨迹，或者说遗墨更为合适。

柳胜风想，江湖上谁又能杀掉功夫精深的柳凭栏呢？

但三天三夜的马蹄，已经让柳胜风疲倦得难以再去想这个疑问。

相反，他倒更愿意去想，柳朋为什么会不停地笑呢？

柳朋的笑，是一种很不引人注意的笑。

因为，它从来很轻微，来去也匆匆。

那笑中，含着一种妩媚，仿佛是说：“我当然知道，你要说什么。”

倘在别时，没有人会注意到柳朋的笑。

但，毕竟这是柳家大丧的日子。

酒。

香。

推窗见月。

柳胜风睡着了。

仿佛他已经很多年都没有睡觉了。

因此，他睡得很香。

聚散堂。

红烛高烧。

这是怀璧山庄的心脏。

柳不破一脸苍白。

柳朋回来了。

带着微笑回来了。

柳不破问：“他睡着了？”

所谓的他，当然指的是柳胜风。

柳朋点点头。

如果说柳胜风是一粒石子，

那么，他确实击中了柳不破的心湖。

柳不破叹了口气。

柳朋说：“我想，四公子并不需太操心。”

操心？

柳不破冷冷地看着柳朋：

“我操心什么？”

是操心柳凭栏的死亡？

还是操心柳胜风的归来？”

柳朋笑了。

柳不破说：“你想说什么？”

柳朋道：“四公子当然明白我想说什么。”

柳不破道：“你先下去吧。”

于是，聚散堂上，只剩下了柳不破。

他说：“我不懂。”

他真的不懂。

总之，柳凭栏确实死了。

所谓“一剑飘香”，如今已经成了江湖中的神话。

2

晨。

柳胜风醒得很晚，这意味着，他确实睡得很好。

酒香。

扑鼻。

他喝道：“谁？”

于是门开。

晨光刺眼。

刺眼中，串进来一个小孩。

小孩说：“你真是柳胜风吗？你真是我的二哥吗？”

柳小虫？

柳胜风说：“你是八弟。”

小虫笑。

他说：“我猜得不错。”

然后，他转身便跑了，没有给柳胜风一个叙旧的机会。

该死的小虫！

不过，毕竟小虫只有 14 岁，谁也不能期望一个少年，能把事情做得很完美。

踏露而来的，是柳朋。

他的裤脚都湿了。

因此，显得很狼狈。

一个有柳朋这样年纪的人，是不应犯任何错误的。但谁又曾想到，露水的存在，有时也是一种错误。

柳朋的脸红了。

一个湿裤脚的管家，至少是不庄重的。何况江南柳家传世

已达 300 余年。在这样的大家族中，分寸感是第一位的。

他说：“二公子。”

“嗯！”

柳胜风已经起了床。

他在看墙上的字画。

看得似乎很认真。

柳朋道：“四公子请您去大堂议事。”

柳胜风道：“知道了。”

他无需着急，因为他是柳不破的哥哥，江南柳家，礼数天下第一，诗书之家，岂有弟弟支着哥哥团团转的？

柳胜风道：“早膳。”

柳朋道：“是。”

聚散堂。

柳不破道：“二哥，这五年来，你在做些什么呢？”

柳胜风皱了皱眉头。

似乎每个人都对他这五年感到好奇。

他说：“老三为什么没回来？”

柳不破道：“不知道。我派了 30 多个弟子去找了，飞鸽传书也传了四五次了。”

哦！

柳胜风问：“老大呢？”

老大？

老大当然是指柳胜阳。

柳家八子，七男一女。其中得到柳凭栏真传的，只有老二柳胜风，老三柳胜情，老四柳不破。

柳不破苦笑。

他说：“老大？依然当他的和尚呢。”

柳胜风道：“他知道父亲的事吗？”

柳不破道：“他知道与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

柳胜风摇了摇头。

他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柳不破道：“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归竹椅。

白日高起。

柳胜阳道：“你回来了？”

柳胜风道：“你怎么会知道？”

柳胜阳只有粗浅的武功，他不可能听出柳胜风已经走到他的背后。

柳胜阳道：“你那一身的酒气。当此之时，柳家上下，有谁敢喝酒。”

柳胜风道：“这么说，你知道父亲的事。”

柳胜阳道：“知道一点，四弟只跟我说了一点。”

柳胜风问：“你怎么想？”

我怎么想？

柳胜阳道：“我只希望，不要打扰了我的清修。”

柳胜风叹了一口气。

他说：“你似乎忘了问我？”

“问什么？”

他说：“问我这五年干什么去了。”

柳胜阳冷笑，说：“你的五年，与我又有什么相干？”

柳胜风道：“也许柳现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呢。”

柳胜阳翘首。

他说：“秋天到了，你会伤心于一片落叶吗？”

柳胜风问：“什么意思？”

柳胜阳道：“老物都有它的秋，又岂止是一片树叶？”

柳胜风问：“你的意思是，怀璧山庄也到了它的秋吗？”

柳胜阳说：“我要去坐禅了。”

柳胜风摇了摇头。

看来，柳胜阳是真的快成佛了。

傍晚。

柳胜情依然没有回来。

柳不破恨恨道：“我们不必等他了。”

聚散堂。

柳胜风环视着。

老四柳不破。

老五柳不凡。

老六柳不群。

老七是柳家唯一的女孩，柳寒玉。

老八柳小虫。

柳不破道：“点灯。”

红烛烧。

照高堂。

柳不破冷冷道：“月光寨！”

3

“一剑飘香”柳凭栏确实是死了。

他的尸体旁，放着一块圆月形的紫水晶。

紫水晶，是月光寨独门的标记，别人即使想仿造，也仿造不来。

紫水晶毕竟是很贵的，这么大的一块，价值千两。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抱云斋门开。

果然是竹夫人。

她一惊。

她说：“原来是二哥？”

柳胜风道：“幸亏是我。”

竹夫人老了，一个女人到了 30 岁，便不再与美丽结缘。

昔年柳胜情与竹夫人的“八面神剑”，也曾闻名江南。

少年双侠。

快意情仇。

如今那只是落花满地，无人扫。

柳胜风道：“我只是路过。”

竹夫人道：“不进来坐坐？”

抱云斋。

柳胜风昔年，也是不常进的。

柳胜风与柳胜情，原是感情甚笃的兄弟，柳家老大不习武，且人又愚钝，因此明眼人不难看出，柳胜风将来必承柳凭栏之位。

但，江南柳家，一向重规矩。废长立幼，岂是大家作风？

柳凭栏一直在犹豫。

一个决断的作出，必然会为后世垂范，柳凭栏当然看重柳胜风，但一时的权宜之计，将为柳家未来的传承，埋下隐患。

从法？

亦或从权？

柳凭栏至死，也没有留下答案。

因此，柳胜阳入了佛门，以示不过问俗事。偏偏柳凭栏不许他剃度。

柳家出了和尚，天下武林岂不笑话？

而柳凭栏之死，却又使那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竹夫人笑：“二哥，喝茶。”

茶。

玉脂含香的冻顶茶。

柳胜风皱眉。

他说：“我不喝茶，我只吃酒。”

竹夫人轻道：“这样的时侯，谁敢与你饮酒？”

柳胜风不语。饮茶。

他道：“好苦。”

竹夫人笑：“不苦，怎可叫茶？”

柳胜风放下了茶杯。

竹夫人道：“二哥仍然记恨胜情吗？”

柳胜风冷笑一声。

他不说话。

因为，他也无话可说。

竹夫人叹道：“胜情也有五年没回来了。”

哦！

柳胜风道：“弟妹的剑法，还在练吗？”

剑法？

竹夫人含泪。

她说：“还什么剑法不剑法，早扔了。”

柳胜风叹了口气。

夫妻双剑，曾是柳胜情与竹夫人的绝杀。

柳胜风道：“我该走了。”

竹夫人并没挽留。

她道：“二哥慢走。”